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政课理论与实践 教学协同育人路径构建

梁孟光, 连昆, 毛婵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51

DOI: 10.61369/SDME.2026050040

摘 要 : “大思政课”视域下, 高职思政课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协同困境根源在于系统维度的功能离散。基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研究构建“目标—内容—主体—场域”四维耦合模型, 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价值基点、系统论为结构要件、类型教育特征为开放条件, 阐释协同育人从理念共识到效能增质的内在逻辑。通过治理现代化、教师双向赋能与数字化熵减所构成的三重保障机制, 为其持续注入制度势能、主体动能与资源供能。由此, 不仅能为高职思政课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协同育人提供可迁移的理论范式, 还可进一步提升高职思政课的目标精度和内容深度, 进而实现铸魂育人效能的整体跃升。

关 键 词 : 大思政课; 四维耦合; 协同育人; 结构功能主义

Constructing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th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Liang Mengguang, Lian Kun, Mao Chan

Hunan Engineering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151

Abstract : The root cause of the collaborative dilemma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lies in the functional dispersion of the system dimens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four-dimensional coupling model of “goal content subject field”, with Marxist practice view as the value basis, system theory as the structural element, and type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as the open condition, to explain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from conceptual consensus to efficiency improvement. By implementing a triple guarantee mechanism consisting of modern governance, dual empowerment of teachers, and digital entropy reduction, institutional momentum, subject energy, and resource supply will be continuously injected into it. Therefore, not only can it provide a transferable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it can also further enhance the accuracy of the goals and depth of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by achieving an overall leap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soul building education.

Keywords :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our-dimensional coupl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在“两个大局”交织的时代坐标中, 思政课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大思政课”理念的提出, 既拓展了育人场域, 也重塑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命题。当前, 高职院校在探索这一理念的落地路径时, 普遍呈现目标、过程与场域之间的“三重张力”: 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之间的梯度尚待进一步衔接, 教学实施中“课堂—实践”序列仍需有机统整,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联结亦需在符号共享与意义转换上实现更高水平的贯通。问题的关键并非操作细节的缺位, 而在于协同路径尚缺能够统摄全过程的理论基石。习总书记指出: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 要注重方式方法, 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1] 这为破解协同困境指明了方法论方向。因此,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出发, 构建目标耦合、内容耦合、主体耦合、场域耦合的“四维耦合”框架, 不仅能为高职思政课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协同育人提供可迁移的理论范式, 还可进一步提升高职思政课的目标精度和内容深度, 进而实现铸魂育人效能的整体跃升。

一、“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理论与实践教学协同育人的内在逻辑

（一）协同育人的哲学原点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视为人的存在方式，强调“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对于高职思政课而言，理论教学对应“解释世界”的认识环节，实践教学对应“改变世界”的行动环节；二者并非先后叠加，而是在同一教育过程中互为前提、互为验证。只有将这一辩证关系嵌入课程目标，协同才获得本体论依据，即理论的价值在于转化为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行动，而行动的深化又不断回溯并丰富理论。由此，协同育人的第一重逻辑被锚定为“知行合一”的哲学同构，思政课理论与实践教学的统一不仅是认识论命题，更是价值论命题，其最终指向在于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二）协同育人的结构要求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回答了协同“何以必要”，那么系统论便进一步回答协同“何以可能”。在“大思政课”的整体布局中，思政课不再被视作孤立的课程单元，而是嵌入一个由学校、企业、社会共同构成的宏大育人系统。要理解这一系统的运行机制，就必须把“课堂—实践”的微观互动置于更高层次的系统结构中加以考察。而四维耦合所追求的“全要素贯通”，正是对“大思政课”所强调的“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在系统层面的学理回应。

首先，从功能主义视角看，任何教育系统都必须同时完成价值定向、资源整合、环境适应与文化遗产四种基本功能；当其中某一环节出现断裂，协同即告失衡。其次，“大思政课”提出的“全要素贯通”正是对上述功能需求的顶层回应，它为四维耦合结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3]由此，目标、内容、主体、场域不再是彼此分割的要素，而是在系统内部不断交换能量与信息的功能模块：目标耦合——价值定向与职业能力并置；内容耦合——知识体系与情境经验映射；主体耦合——教师、企业导师、学生多元主体共享意义；场域耦合——课堂、校园、企业、社会四阶场域连续体。只有当四维度同时完成功能匹配与信息回流，系统才具备自稳与自扩能力，协同育人方能由“应然”转向“实然”。换言之，系统论不仅提供了结构分析的坐标，更为协同的持续运行设定了阈值条件：任何单一维度的强化都不足以维系整体，唯有四维耦合的动态平衡，方能在开放环境中实现德技并修的持续增值。

（三）协同育人的开放结构

当系统论为协同育人提供了结构坐标之后，类型教育的“跨界—开放—情境”属性便为这一结构注入了持续动力。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教育的根本特征在于其人才培养逻辑并非封闭的学术循环，而是面向产业需求、面向真实任务、面向技术革新的开放系统。这一类型定位决定了协同路径必须突破传统“课程—学分”的单一闭环，转而构建“学校—企业—社会”的多元循环。

首先，跨界性要求育人系统不断与企业场域进行价值与资源

的互换：企业的技术标准、职业伦理与行业文化，既是实践教学的内容来源，也是思政叙事的意义增量；学校则通过理论提炼与价值升华，为企业文化注入国家叙事与公共精神。其次，开放性意味着课堂不再是知识传递的终点，而是意义生成的起点，尤其是高职院校的学生，其在校内获得的理论框架，必须在企业车间、社区场景、数字平台中持续检验与重构，才能完成“认知—认同—践行”的螺旋上升。最后，情境化强调知识必须在真实职业情境中获得生命：技术技能的习得与价值信念的确证，不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在同一任务情境中相互阐释、相互赋能。

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知行合一”，到系统论的“四维耦合”，再到类型教育的“开放结构”，三重逻辑层层递进、相互嵌套，共同为“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思政课理论与实践教学的协同育人提供了坚实的内在理据。

二、“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理论与实践教学协同育人的路径构建

（一）目标耦合：知行合一的三阶跃迁

目标耦合的生成遵循由认知跃迁至认同、再沉淀为践行的三阶螺旋。三阶跃迁的内在逻辑，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学生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在目标维度的具体化。如：课堂场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纲，通过概念、范畴与规律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进行学理教授，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可迁移的认知图式；继而，企业案例、行业史与岗位情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映照下，把国家话语中的“德技并修”转译为职业文化中的“工匠精神”，在情感维度上触发对劳动精神、劳模精神的价值共振，实现认知向认同的内化；最终，学生在真实任务或社会服务项目中以历史主动精神践行理论，教师则依据现场反馈对教学目标进行再校准，使个人职业行动与民族复兴伟业同频共振。三阶之间在“知—信—行”统一于“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形成螺旋上升结构，确保协同育人目标始终沿着立德树人任务进行。

（二）内容耦合：知识——情境的映射链

内容耦合并非简单地把知识搬到情境，而是在纵向、横向与深度三重维度上实现“知识—情境”的符号化映射。纵向维度上，课程知识与职业能力被置于同一螺旋上升的轨道。如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统领议题，理论课堂以创新驱动为核心范畴，实践课堂则嵌入智能制造产线的真实任务，知识难度与任务复杂度同步递增，使学生在认知跃迁的同时完成能力跃迁。横向维度上，党史叙事与行业叙事展开双向转译——“自力更生”被转写为装备制造企业的“技术攻关史”，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与产业升级的产业逻辑在共同的时间轴上交相辉映，形成价值与技术的同频共振。深度维度上，关键概念经由象征机制完成二次抽象与二次具身：课堂将“劳模精神”升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表达，车间则将其具身为标准化操作中的每一道工序；抽象与具身在持续对话中生成新的象征资本，使知识获得情境的生命，情境获得价值的灵魂。三重映射交织运行，最终使内容耦合成为

协同育人持续增值的“意义链”。

（三）主体耦合：多元主体的意义共享

主体耦合的关键在于多元主体能够在同一意义网络中完成角色流动与话语互译。教师与企业导师的“共同体”生成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4]在教育场域的现实展开。教师作为理论知识的教授者，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译为可进入职业情境的叙事框架；企业导师作为情境的赋义者，把行业标准、企业文化上升为可被课堂吸收的价值符号；学生则作为意义的生成者，在双向输入中不断重构个人职业身份与国家叙事的关联。为了避免符号裂解，校企共同构建“概念词典”，使“质量意识”“安全红线”等职业话语与“敬业、诚信、公正”等价值话语实现同义互释，形成一套可共享的语义基底。在此基础上，课堂、车间、社区、网络四重场域构成一条连续的“主体—情境”螺旋：教师走进车间，将现场经验带回课堂；企业导师走进课堂，将价值话语嵌入教学；学生走向社区，把个人行动转化为公共叙事。每一次角色互换都是对意义网络的再编织，使主体耦合在持续互动中完成自我更新与价值增值。

（四）场域耦合：四阶浸润式时空连续体

四阶浸润的时空连续体，使“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在唯物史观的框架下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思政课实践教学加强与专业的融合，就是要在坚守思政课程属性的基础上，充分吸纳融入职业教育的广阔天地、专业领域中的工匠精神、合作企业的教学资源等，在培养学生理论素养的同时，涵养学生的职业精神。”^[5]其中，课堂作为“概念孵化器”，以问题导向的研讨将宏大叙事拆解为可验证、可争辩的议题，使抽象理论获得可触的切口；校园作为“文化过渡区”，通过校史叙事、技能竞赛与社团活动，把企业技术标准与校园精神象征并置展示，实现文化符号的初步交融；企业作为“真实任务场”能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场温度；社会作为“意义放大器”，以志愿服务、乡村振兴项目为终端场景，使学生把个人职业行动嵌入国家发展与公共福祉的宏大脉络，在公共生活的检验中升华职业精神，完成从“岗位人”到“社会人”的价值跃迁。四阶场域层层递进、循环往复，构成一条浸润式时空连续体，使协同育人在不同场景中持续获得意义增量，最终实现德技并修的整体跃升。

四维耦合作为一种动态平衡，是目标的三阶跃迁为内容映射提供价值坐标，内容映射为主体共享提供话语资源，主体共享又为场域浸润注入持续动能。高职教育的“类型属性”恰好在每一次跨界互动中为系统再输入新的能量，使协同育人在开放结构中完成自我更新与效能提质。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理论与实践教学协同育人的保障机制

（一）党委统领的多元协同结构

在“大思政课”所要求的宏阔场域中，治理结构必须突破部门壁垒，形成党委统一领导下“马院—教务处—校企合作处”三元共治格局。党委以政治势能锚定立德树人总目标，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价值编码与课程统整，教务处统筹学分与评价，校企合作处引入产业资源并监管实践场域。三者通过清单化权责、制度化议事、数据化反馈，实现决策—执行—评估的闭环循环，使协同育人获得持续稳定的制度供给。

（二）双向赋能的价值互证机制

协同育人的关键在人。理论教师需完成“理论实践化”，企业导师需完成“实践理论化”。制度层面设立“双导师”联合教研学时互认、成果共署、职称共评；文化层面构建“共享叙事工作坊”，定期把企业案例提炼为思政命题，把课堂概念转译为车间规范。双向赋能不仅弥合了话语缝隙，更在身份互嵌中生成新的职业共同体，确保教师与企业导师始终处于共同意义网络之中。

（三）数字化资源与开放再生产

资源保障并非静态堆积，而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汇聚—更新—反哺”的良性循环。一方面，校企共建的虚拟仿真实验室、云端案例库和学分银行把课堂、车间、社区的信息即时整合，降低搜寻与沟通成本；另一方面，AI智能推送与可视化面板将企业最新标准、社会热点议题及时回传课堂，形成资源—议题—价值的持续流动。数字化平台作为“新型生产资料”，其价值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能否服务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目的。其已成为成为四维耦合系统的“活水”，使协同育人在开放环境中不断获得新的素材与意义增量，最终把“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转化为高职思政教育的长久动力。

四维耦合模型的深层旨趣，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揭示协同育人的内在规律。其目标维度以“知—信—行”统一回应“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价值；内容维度以历史逻辑与产业逻辑的互释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要求；主体维度以教师与企业导师的“共同体”再现“教育者先受教育”的本质规定；场域维度以课堂—车间—社区—社会的连续体体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基于此，高职思政教育的效能提升不仅是立德树人的指标达成，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的精神注脚；不仅塑造德技并修的当代工匠，更在潜移默化中培育胸怀“国之大者”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N]. 人民日报, 2022-04-26(0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6.
- [3] 教育部. 教育部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EB/OL]. (2022-08-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3/moe_772/202208/t20220818_653672.html.
- [4] 王易. 推进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高质量发展 [J]. 红旗文稿, 2022(06): 39-42.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39.
- [6] 张红欣.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职思政课实践教学困境与路向研究 [J].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04): 42-46.